



主題：真正的教育是勇氣的行動



主編的話

作為一個師資培育者，我常常在想自己的工作有甚麼意義，對學生的生命有甚麼有力量的影響嗎？師資培育或是教育工作，能夠如何成就台灣邁向更民主、自由、美好公義的國家？這一期四篇來自畢業系友的專題邀稿，讓我看見積極回應前述提問的可能。……《詳全文》



學術話題

【如何肯認不同性別特質的學生？—我在高年級的教學故事……黃河翰/撰】

【花師、高醫、NGO—我在性別人權教育工作的推進……王紫菡/撰】

【我在國小投身尊重多元性別的教育……吳晉陽/撰】

【消弭歧視最好的辦法就是教育—我在國中的實踐故事……林宜潔/撰】



學術活動

◎ 教育學講座 I—談研究生的求學態度與學術訓練

◎ 科學傳播與科學學習演講—科學傳播與流行文化

◎ 教育學講座 II—數位學習和新時代程式教育

◎ 2017 第四屆「教育美學」學術研討會



校友社群

【發現與共勉……斯偉義/撰】

【逃避雖可恥卻有用，但在那之後呢？……王瑞宏/撰】

【靜心、書寫、工作—我在世間與出世間來回……黃健原/撰】

◎ 106.01-106.3 教育系師生榮譽榜

【編輯室】

發行單位：

國立東華大學

花師教育學院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發行人：劉明洲

總編輯：蕭昭君

編輯群：蕭昭君

白亦方

陳添球

周水珍

版面設計：王鴻哲

蘇素珍

【下期預告】

教育系電子報第22期預定於106年6月30日出刊，主題為「**全英課程你我他**」。

誠摯的邀請您在此發表您的看法或心得。投稿者請將稿件寄至編輯助理蘇素珍 smallchoung@yahoo.com.tw



【徵稿啟事】

若您對教育系有任何想法，對教育現況、教育理念及現行教育議題等有精闢的見解，歡迎您投稿教育系電子報！稿件請寄至教育系電子報編輯助理 蘇素珍 smallchoung@yahoo.com.tw



教育工作者如何成就美好的社會？—真正的教育是勇氣的行動

作為一個師資培育者，我常常在想自己的工作有甚麼意義，對學生的生命有甚麼有力量的影響嗎？師資培育或是教育工作，能夠如何成就台灣邁向更民主、自由、美好公義的國家？這一期四篇來自畢業系友的專題邀稿，讓我看見積極回應前述提問的可能。四位在國小、國中、大學任教的畢業系友，慷慨的分享她/他們在各自的班級，積極開創人權教育的空間，正面教導學生認識差異，肯定學生的各種多元差異，特別是引導學生跳脫性別框架，自在作自己，進而有機會學習肯定別人跟自己可以不一樣，願意學習尊重異己，讓台灣有機會成為一個遠離歧視的社會。

四位系友的教學，可說是跳開一般認為的「安全區塊」，選擇「危險卻是重要」的議題，從我過去對作者群的認識，每個人都基於個人與家庭的性別生命經驗，因而真確的認同多元性別人權的基本價值，深刻的學習認識性別相關知識，成為後續行動的力量來源，更因為不願意看到學生重蹈自己在父權文化下曾經的苦難，因而蓄意選擇在自己的教育崗位，盡一份小小的力量，成就一個遠離性別歧視的學習環境。作為師資培育者，看到昔日的學生青出於藍，在台灣不同的角落落實人權教育，真心感動。現在，她他/們不只是我在教育專業的同行，更是我要認真學習的對象。

在臺灣這一波由某群保守宗教團體發動的「反對多元性別教育」以及「反對同志教育」的困難時刻，這四篇分享特別有意義。從中央到地方，許多首長級的政治人物、一校之長明白的表達恐同的言論，更多的是假學校家長之名，直搗各縣級議會，要求干預學校的性別教育，如果不是要求性別教育退出校園，就是要求要經過家長同意才可以教學，許多中小學校園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狀態下，大部分保持沉默，少部分校內有些保守右派信仰的教師更是把握機會，阻擋多元性別教育進入校園。

2009 年 10 月，我和屏東教育大學王儷靜教授與花蓮的國小教師洪菊吟所主編的「看見差異、認識多元、實踐尊重。我們可以這樣教性別」專書，是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與教學的專書計畫，內容主要是由一群第一線的國小教育工作者針對性別平等的教學經驗分享，這本專書原意是給教師的教學資源，內容豐富，具體說明當時九年一貫課程有關性別平等重大議題的許多重要概念與能力指標。這本給教師的教材專書，讓人遺憾的，被以「真愛聯盟」為名的一群保守宗教團體成員惡意抹黑、移花接木、斷章取義，在網路上不斷的流程栽贓，最扯的是，包含所謂的學術界人士在內的這群人，基於某種宗教信仰，嚴重的恐懼同性戀，竟然

可以不顧學術倫理查證內容，無中生有編造這本給國小教師的教材專書教導「國小畢業生畢業要學會數十種做愛的姿勢」，在街頭巷尾、在網路上煽風點火，這個專書教材被視為毒蛇猛獸。這個現象也再度說明，教育確實是艱難的工作，雖然學校是各種價值觀論述競逐的場所，並非新論，君子之爭，理應理性論辯，但是，我當時對於某些突然冒出來的「帶著深厚的宗教意識，打擊多元性別人權」的「學者專家」，可以無所不用其極，惡意打壓、毀謗多元性別人權教育工作者，才清楚理解近四十多年前我的高中國文老師在課堂上所憂心的「國之將亡」的意思。

當年我在性別教育通識課程的學生還在花蓮市的某個早餐店拿到這個聯盟的聯署傳單，看到裡面子虛烏有、抹黑校園性平教材的文宣，在課堂上問去那裡可以找到這本書，同學感興趣的是怎麼可能會有這樣的內容，她們在吃早餐時看到聯署書，也很想學學數十種做愛的姿勢。我跟學生說，我是主編這本書的人，我不知道何時這本書有這樣的內容，我也很想看看這個聯盟「編造」出來的內容在哪裡。現在這本書的兩個版本都可以輕易在網路上下載，讀者可以自行尋找看看有無這種斷章取義、移花接木、無中生有的內容。

印象最深刻的是，當時東華大學的顧瑜君教授也收到這個聯盟在東華校園內的某個 X 教授轉寄的文宣，顧瑜君花時間查證了我所編的專書，還回信給這個轉傳的 X 教授提醒對方這是錯誤的訊息，這個專書裡面沒有這些無中生有的內容，對方卻毫無歉意，也不覺得自己在群組跟著起舞轉傳有甚麼問題。我還好奇的浪費時間上網 Google 這位 X 教授，看到他在網頁上那種以自己的宗教為榮的文章，我就在想：公立學校的教師，接受納稅人的供養，我們代表國家，本來就應當政教分離，落實性別平等教育法的精神，一個教師面臨來自各種不同宗教背景的學生，他難道不知道在座的也有同志學生嗎？憑甚麼他可以以自己的信仰壓迫同志學生？因此，在當年教育部為了這個被嚴重詆毀的教材專書所辦的公聽會中，因為我人不在台灣，只能請其他編者代為宣讀表述，公立學校的教師都應當堅守個人宗教信仰退出學校和班級教學的專業信念，遺憾的是，幾年過去，台灣中小學現場還是看到非常多的宗教介入校園性別人權教育的現象。

更讓人扼腕的是，師資培育長期主流論述並不關切性別主流化、甚至輕忽性別教育，對於準老師多元文化的能力素養也往往停留在口號式的尊重、包容教學，師資培育課程將教室經營、課程內容以中立之名「去政治化」，極少引導準老師關注教室中的各種權力互動關係，例如種族、社經階級、性別等等，如何影響學生的經驗課程，以差異化教學為名的課程，看不見社會以及學校如何漠視學生在「性取向」上的差異，只關注智育能力差異化的教學，表面客觀中立，卻淪為為異性戀常規服務的技術工具。如果師資培育者沒有看見師

資培育現場、大學校園現場的同志學生和同志同事在這一波波反同志人權中所遭遇的殘酷對待，視而不見、選擇靜默，這就是形同維繫現狀的不公義，那要如何培育出能夠致力安全、友善學習環境的未來老師？

在大學場域，以學術自由之名，在課堂上公然傳散恐同意識的教授，隨便 Google 學生的臉書、ptt、黑特版都可以輕易找到，最扯的是，教育部某些有權決策的人，竟然會以為只要讓保守宗教聯盟的代表進入教育部性平會，也許他們就會有機會認識性平法，結果就是教育部性平會首度出現公開恐同論述的性平委員，委員會內耗、難以積極前進，連中正大學的學生所申訴發表歧視性論述的 X 教授也都搖身成為性平委員，性平法走一步退萬步，製造敵意環境，等於告訴第一線的教師不需努力打破多元性別歧視。

雪上加霜的是，這兩年一波波的反對同志婚姻權的爭戰中，某些地方首長和民代沒有性別教育的相關知識，隨著宗教團體起舞，企圖介入中小學校園的性別人權教育，雖然讓人難過，但是整體教育專業，特別是所謂的師資培育系所的沉默、禁聲，事不干己，對於這一波爭戰中，保守宗教團體假借家長之名，企圖干預教學專業自主的現象，也沒有看到教育專業團體出來捍衛教育專業自主，這樣的發展不只讓在師資培育、教育系所的同志學生感到困頓，更讓有多元人權視野的第一線教師孤獨前進。

我所尊敬的批判教育學實踐者 Paulo Freire 曾經勉勵教育工作者，真正的教育就是勇氣的行動。這四篇第一線的經驗分享，見證批判教育學志在行動改變社會的理想，學校教育一方面在教導學生適應社會。但是，如果社會本身就是壓迫某一族群的人，那麼學校教育不應當成為再製壓迫的機構，而是應當成為改變不當壓迫的場所，教育工作者要從自己能力所及的教室開始，肯定、承認學生的諸多種身分差異，願意從經營一個遠離各種歧視的班級開始，教導學生辨識壓迫，進而有知識能力前進，累積許多自我認同、自尊自信的個體，願意去尊重異己的個體，友善公義社會才有可能出現。



主編 蕭昭君老師，現為本系副教授。

專長領域包括性別教育、女性主義教育學、批判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批判語文識讀教育、閱讀培力、行動研究。

如何肯認不同性別特質的學生？——我在高年級的教學故事

作者：黃河翰

花蓮師院初等教育系 94 級畢業生

現為國小教師

光陰荏苒，轉眼間離開花師，在國小邁入執教已經第十一個年頭，回想當初在大學校園裡，甫接觸兩性平等課程，到後來更拓展及性別平等教育的領域，這些立意良善對人權尊重的觀點，都令人耳目一新，甚至如五雷轟頂，解構父權既定的原罪，接納各種性別光譜存在的各種可能性，期待未來在社會的每個角落，都能讓不同甚至是少數族群，都能有個安心且不被迫害的立足之處。在我還是學生的那個時期，性別平權已經在大學的教育場域裡推廣，期望在這些日後培育出來的國小教育工作者身上種下國小種籽，日後在國小教育現場，能夠對性別平權的落實生根、茁壯，以收見樹又見林之效。

可惜的是，雖然性別平等教育列在九年一貫教育課程的七大議題裡，規定要設計課程且融入，但是在教育現場的我，除了要應付許許多多的評鑑、考核、成果，學校各種多而繁雜類似大拜拜的活動多如牛毛，加上許多同為教育工作者假開明的性別平等，媒體的操作形塑許多民眾、家長對少數族群(LGBTIQA)的偏見和污名，更讓性別平等教育的落實步履蹣跚、舉步維艱，我曾經聽過一位校長說過：「我不反對同志，但只要我的兒子不會愛上男人就好」，或是「幸好我兒子喜歡女生，不然我還以為他是同志」，但是卻在研習開會的場合大談性別平等，試問一校之長，帶領一校的課程發展推動者，都會有此態度，性別平等的推動如何的阻滯，可以想見。

深刻認識同理才能有效協助學生

有位學生小強(在此化名)，因為人際關係不佳，在中年級時被全班排擠，每天視上學為畏途，而且一直吵著要媽媽轉學。他升上高年級，到了我這一班，日前在班級換座位時，經過腦中一番盤算之後，我特別把幾個包容心且同理心較佳的同學安排在一組，其中有一位男同學小寶(在此化名)本性善良敦厚，且喜歡幫助別人，也常是老師的小幫手，我因此安排小寶坐在小強旁邊，希望透過正向的互動方式，來改善小強的人際關係。經過適當的機會教育與正增強之後，小強的人際關係漸有起色，但在某一天，班上有位任課的老師，在空堂時遇到我就說：「你班上的小強是不是性取向有點問題？」我很驚訝的問該位同事為什麼她會這麼說，原來是她觀察到小強做什麼事，都很愛找小寶一起去，有一次她發現他們兩個上課在說笑玩鬧時，小強會靠在小寶身上，她覺得很有問題，當時辦公室還有其他三四位女老師，也跟著大驚小怪，一起訕笑。當下我的回



應是，根據我擔任導師的觀察，平時我覺得還好，同事應該是多心了，那位告知我的老師才停止這段對話，而其他的同事也才收起那種彷彿聽到世界寰宇蒐奇的好奇心。

當我離開辦公室回到教室時，我獨自坐在教室思考剛剛的對話內容和同事們臉上的表情。回想小強在過去的經驗裡，是不受歡迎備受排斥，甚至每天家長都會陪同他走進教室，以興師問罪的方式，詢問前一天對小強施予言語或關係霸凌，偶而還伴隨零星的肢體霸凌的同學；另外，無風不起浪，一個巴掌絕對拍不響，小強和同學的應對方式、同學對待他的方式、小強家長詢問同學的舉動、原來中年級導師的處置方式，都使這些困境無法改善，甚至如滾雪球一般越滾越大。

而學校端也介入處理，學務處入班的防治霸凌宣導、輔導室的入班輔導都如同以止血帶綁住傷口，一鬆開仍然血流不止，狀況毫無改善，後來放了暑假有了緩衝，假期沉澱過後，換了導師之後有了全新的開始。我在講究公平與平等的措施下，讓每位學生有發聲的機會，且運用修復式正義的方式處置學生糾紛，明白的指出並告知小強問題所在，並且提供他幾項可解決或是改善的方法參考，也透過分組學習競賽，緊密地把組員綁在一起，成為學習共同體，漸漸地開始有了起色。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還沒有和小強同一組的同學，有些關係尚未破冰，當小強一旦發現有願意接納他的同學，會如同船難發生時，在茫茫大海中發現浮木，想緊緊抓住，小強會如此依賴小寶的原因大概來自這裡。而對我說明這狀況的老師，在孩子中年級時就曾擔任該班的科任老師，也清楚該班的狀況，卻無仔細推敲其因果關係，反而像發現新大陸一般，對我訴說這八卦，且以性別認同汙名的方式來述說，而且加入對話的這群同事，是比我晚出大學校園，理應比我更有性別平等的概念，但從其湊熱鬧且缺乏性別視野的角度，著實令人替性別平等教育的推動感到憂心。

拓展學生的性別視野

另外，還有兩個事件讓我覺得必須在班級推動性別教育。小偉是個細心的男學生，在班上常常會主動幫班上同學做回收分類，而且做得又快又好，從不抱怨，但是他本身具有陰柔特質，女性化的走路方式、說話的聲音，在班上曾經有同學說他是「娘娘腔」，剛開始接到這個班級時，之前教過小偉的同事，也提醒我說小偉不像男的，很愛哭，動作很不「man」，竟然叫我有機會要「導正」他。加上從我教書到現在，每當上到健康教育領域的健康課程，國小高年級的健康教科書永遠只有「兩性」議題，在課程的要求下，我仍會盡責的上完原來的課本內容，但是接下來我就會拓展學生的視野，加入教科書上未提及的「性別」議題。

這學期的課堂，我以「在愛的世界裡，一切平等」開宗明義，介紹了不同的性取向，教導學生在愛的世界裡不分性別，我們自己或是身邊的親友也許是 LGBTIAQ 其中的某一類，每個人有權選擇所屬，但卻無權批評甚至迫害跟自己不同的人，如同宗教信仰、種族、膚色不同的人，難道都要被趕盡殺絕嗎？中古世紀的獵巫行動，燒死女巫的行為，二次大戰希特勒屠殺猶太人，二二八事件省籍衝突，葉永鋕因具有女性特質而被霸凌最終失去生命等等的說明，這一切彷彿歷歷在目，我們不能重蹈歷史的覆轍，在性別平等的議題上更是如此，如果世界上存在的都是單一思想與單一價值的人，這世界是不是會很無趣？多元價值與存在的世界才會激盪出引領人類繼續向前的動力，所以有些同學也許有某些特質和我們平常認知的不同，我們是否應該給予尊重？是否應觀察他的優點？而不是為反對而反對的偏見，在上完這些時，我給予小偉認同的眼神，並望向平時會取笑他的同學，都紛紛低下頭，這一刻我相信同學理解我要表達的，在小偉畢業前，我當然都沒有修正過他的說話與走路方式，並常在班級生活中舉出一些「自在做自己」的案例：吳季剛從小喜歡玩芭比娃娃，後來成為國際知名設計師；蔡康永本身為男同志，卻是成功的主持人與作家…等等。

漸漸的，小偉也不再覺得自己與其他人有何不同，在和小偉媽媽接觸過程中，家長也很支持小偉忠於自我，對於小偉愛哭這件事情，我們都認為是適當的情緒宣洩，而且小偉常常很細心發現並主動關心心情不好的同學，在班上是個暖男，後來也十分受到同學的接納，而非像過去曾經發生在葉永鋕身上的不幸事件。

支持女學生自在做自己

最後一個分享的個案是小美，小美在班上是個企圖心強，活潑敢表現，且對自己有自信的女孩，國小高年級時進入青春期的她，開始對異性的互動有了興趣，喜歡打扮自己。相較於其他同齡的班上女學生，她的心理發展比較早熟，但在其他家長的眼中，小美竟然被定位成是個三八愛現的女孩，甚至被說成這麼小就開始注重外表，喜歡和其他班男生接觸，就是不安於室的表現。小美的行為，的確有別於傳統社會的「溫、良、恭、儉、讓」特質，班上其他家長都紛紛告訴小美的媽媽，要好好的管教女兒，不要讓她去影響班上其他同學，媽媽曾經很受傷的來電詢問小美在學校的上課表現。

但是，我很正面且肯定小美的表現，看見小美認真讀書、認真遊玩，主動積極參與班上的學習活動，並沒有任何異狀。小美媽媽提出了其他家長對她的建議後，我則委婉地告知她，其實，小美目前進入青春期了，會開始注意自己的外表是很正常的表現，請家長回想自己以前在青春期是否很在意自己的髮型、青春痘多寡？是否會開始暗戀男同學？在我看來是很正常的現象，而和異性學習如何相處，告訴小美如何保護自己，免於



被性騷、性霸凌、性侵的觀念與方法，其實只需要平常心看待都不用大驚小怪，而腦筋內的思想遠比外在的衣著重要，因為父權觀念的宰制而限制了小美的發展，不是本末倒置嗎？家長聽了我的建議之後，因此放寬了心，轉而支持小美。而回到班級課堂，我也引用之前在健康課程裡所上的，不要因為別人跟你不同就要去攻擊迫害他人，這樣跟迫害葉永鋕的人有何差別？所以，後來家長知道我的態度，加上不斷對班上同學的機會教育，批評小美的聲音就漸漸地消失了，現在的小美升上國中品學兼優，且受異性歡迎，沒有因為愛打扮而誤入歧途。

綜上所言，性別平等之路仍舊不是一條平穩的康莊大道，仍需透過許多人的努力，不只教育學生，老師也需要把握機會教育家長甚至是社會大眾，教育現場工作者仍需具有性別平等的視野，透過不斷努力、反思與實踐，期望將來有一天能夠讓性別平等的理想遍地開花，落實在社會上的每一個角落。

[【回首頁】](#)

花師、高醫、NGO—我在性別人權教育工作的推進

作者：王紫菡（麵麵）

花蓮教育大學教育系 97 級畢業生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

現為性別教育工作者

選讀師院就是傳統性別分工的實踐

高中放榜後，家人陪我一起選填志願，當時我的興趣是廣電，但家人覺得傳播業工時不固定，常常需要在外奔波，不適合女生，強烈建議我不要選填廣電科系。最優質的選擇，就是教職，相對而言，教師的薪資穩定、朝七晚四、上班環境單純，非常適合女性的職涯發展。為順應家人的期待，我的志願序表上以師院各科系為優先，自此，我就進入了花蓮師院初教系就讀。

進入師院之後，起初我對自己的職涯發展卻沒有太多的想像，由於十年前的師院，已開始面臨少子化的衝擊，加上師資多元培育的政策，教師數量供過於求，當時教甄錄取率不到 3%，更聽聞許多學長姊成為流浪教師；系所除了勉勵師院生堅定考試的信念之外，也同時鼓勵學生備戰高普考成為公務員，我對這樣的未來感到茫然，因為我不確定自己對於體制內的教育，能否長久充滿熱情。

性別意識的啟蒙

大一修習蕭昭君老師「性別教育」選修課程，性別之眼一旦被打開，發現人生真是無處不性別。在這堂課上回顧自己的成長歷程，才驚覺「重男輕女」在生活的各個角落運作，例如自己的母親進入婚姻後，放棄工作與持續發展的機會，扛起整個家庭的照顧責任，甚至在許多時候，這些照顧工作卻不被視為有價值的勞動，連帶鞏固女性的經濟弱勢與有志難伸；同時，父親雖有著種種因著性別帶來的各項特權，卻也讓他成為一個孤寂、缺愛的男人。著實讓我理解父權體制的運作，為不同性別的人都帶來痛苦。

在經過初階的女性主義洗禮，生命的疑惑總算有了出口，我開始觀察性別如何成為一個準則，透過家庭、學校、社會規訓每一個人的想法與行動。我看見班上的男同學因為不善體育、不夠陽剛而被嘲笑；我看見女生宿舍的室友因為經常違反門禁而被歸為異類；我看見學校的同志議題被當成八卦及玩笑流傳…種種的看見，我深知性別平等教育仍有太多需要努力的目標。

大三那年，蕭老師邀請台大城鄉所的畢恆達老師帶著新書「GQ 男人在發燒」來花師演講，畢老師談到異性戀男人、陰柔的男人、育兒的男人、愛男人的男人...原來男性研究也是可以這麼吸引人！我開始對這位學者



口中「女性主義」產生莫大興趣。演講一結束，我便找蕭老師聊天，蕭老師說：高雄師範大學有性別教育研究所，如果我有興趣，可以再閱讀社會學的基礎入門書「見樹又見林」，於是我在大四的時候看到了一個新的方向，決定重拾書本，報考性別研究所。

國小教育現場的性別議題

97 年我結束在台南的實習，隨後收到蕭老師邀稿，在教育部教師手冊「我們可以這樣教性別」撰寫了兩篇文章「捕捉校園現場的性別盲」、「提升女性科學家的能見度—你／妳可以在語文課這樣教科學」，我把國小實習現場的性別觀察、反思與實踐，做了一些耙梳：

我觀察到教師對清潔工作的分配，很有可能複製傳統的性別分工，例如要求男孩扛重物、女生洗碗盤；校園內的活動與遊戲也經常是性別化的，女孩不被鼓勵運動，而喜歡玩布偶的男孩則會被嘲笑；又或者年輕的女實習生也會被指派做接待賓客、甚至是幫上級泡咖啡的工作。

校園無疑是性別實作的場域，要落實性別平等教育，除了可以從日常生活的工作分配，也可檢視教科書/教學手冊中再製性別刻板印象的內容，或協助學生解構媒體、網路社群中接收到的性別議題…種種融入的方式相當多。只不過，我也發現，一旦教育現場的教師們欠缺性別意識，或是校方的性別知能研習流於形式，那麼性別平等便很容易淪為一種政治正確的口號。所以，教育現場以外的性別平等怎麼落實？我帶著這個期待，報考性別所。

人生新旅程—性別研究

說實在，作為一個師院的畢業生，放棄報考教檢、教甄也需要相當程度的勇氣，當我決心投入全台三間性別研究所的考試（高師大性別教育研究所、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經常有人提問，「性別研究所是在幹嘛？念這個畢業後要幹嘛？男生、女生不就是那樣，有什麼好研究的？」

我的回答是，性別研究是理論與分析工具，幫助我理解不同性別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的互動與關係。性別研究不是把性別二分後聊一聊女人、男人的困境，也不僅僅論述個人展現什麼樣的性別氣質或性別化的分工，更多時候是探究集體的性別經驗，分析社會結構賦予某些性別的壓迫或限制。尤其當我開始關注多元性別議題，發現社會不僅是充斥著「性別盲」，更是「同志盲」，在這個異性戀需求為準則的社會，同志的權益與需



求不在任何社會政策中被納入思考，就連身為同志想要公開出櫃（告知他人自己的性傾向），都必須承受極大的壓力與污名。

在我 98 年進入高醫性別所就讀之後，我對性別的理解，逐步跨出校園與教育領域，由於三間研究所中的教師群，每位的专业領域不盡相同，有教育、法律、家庭、ST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醫療社會學、傳播、同志研究…等，也凸顯性別不僅是一個紮實的學術研究，更是一個跨領域的學科。

研究所的訓練之一，讓我對於性別的認識更顯複雜，性別並不適用二分法，我認識到更多的光譜，在生理性別、心理性別與社會性別中游移，每個人都可以在光譜中尋找自己最舒服的位置。此外，我們要關注的不再只有性別，還有更多社會中的階級、族群、世代、性傾向等變項，這樣的訓練隨時提醒我要反思自己的「位置」，身為漢人、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世代，如何理解與我立場不同的人事物，進而與他人對話，這樣的能力特別是我回到性別教育一途，開始在各地授課、演講之後，更顯重要。

性別所的另外一個訓練，便是開始關心社會議題，研究所以前的我，對政治冷感、對各項政策也漠不關心。但當自己有了批判的眼光，會發現這社會有太多不公義之事，身為公民，理應對公眾事物進行討論、監督，甚至學習如何發聲。而發聲，正是實踐性別教育的一個必要的過程，唯有讓受壓迫的人有能力發聲，我們才有改變的機會。

同志就醫經驗

研究所期間，同志議題幾乎可稱為是性別研究所中的「顯學」，但在其他的专业領域，LGBTQ 研究仍屬新興議題，況且成為議題之後，要如何讓同志平權融入生活、納入國家政策，依舊是一段很漫長且崎嶇的路。

後來，同志就醫經驗成為我的核心關懷。台灣挹注在同志的健康資源，大多集中在愛滋防治。事實上，同志的生活經驗與性行為與異性戀不全然相同，故同志的健康風險、照護需求也有所差別。然而在過去的醫學教育，少有性別意識的培養，許多民眾與醫護人員對於性別的認知，大多是立基在生理上的差異，對於不同性傾向、跨性別的經驗，瞭解不多，也不乏出現恐同的行為與言論。

例如，我在進行實徵研究的期間，需要訪談許多同志朋友，親戚得知後頗為擔憂，他們質疑「一定要見面訪談嗎？他們很多都生病耶」、「同性戀很多情殺耶」當然這些想像，可能來自主流媒體善於將非異性戀者與



負面新聞畫上等號。在我實際接觸過各式各樣 LGBTQ 的朋友及其社群之後，發現同志族群就和異性戀一樣有百百種，不同職業、不同年紀、不同的感情生活、不同的體態…等。

論文之中，我也觀察到許多同志伴侶即使有共同生活之事實，卻僅是法律上的陌生人，而在醫療現場就曾出現同志因對方家人反對而被拒絕探視，以及無法為伴侶決定治療與否、未享有醫療同意權等困境。而解套的方法之一，正是近年台灣同志運動的一個重要目標－婚姻平權。婚姻平權草案目前已通過一讀，卻也遭遇到更多的謠言及阻撓。即使台灣的家庭組成愈趨多元，許多單親、隔代、單身、離婚、無子女家庭，甚至無血緣的同居家庭早已存在我們的身邊，但是部分保守宗教勢力、反同團體卻高舉傳統家庭價值，貶抑多元家庭的經驗。婚姻平權沒有損害既有異性戀婚姻的任何權益，我深信，若能彰顯多元家庭的價值，可讓更多的人有機會獲得保障。

條條大路通「教育」

在我的論文指導教授成令方老師與其他老師的薦舉下，我畢業後即開始協助成老師進行更年期的研究工作，同時也開始在高醫通識教育中心兼課，自 102 學年起，開設「性別與健康」等相關的通識課程，啟蒙學生的性別意識，以社會文化的觀點探討疾病與健康議題，更鼓勵學生參加課外性別講座、同志遊行等活動。

對於重返教育這條路，既意外，也高興。除了自己可以持續發揮所學之外，學生的回饋對我而言也是相當大的鼓舞，印象最深刻的是，莫過於每年皆有學生私下告訴我：她／他是同志。一方面我感謝學生信任我，另一方面我也持續努力為課堂建立了一個尊重、友善同志的氛圍。

除了高醫大學部、在職專班的通識課，我偶爾也會接一般性別培力、情感教育、多元性別的演講。例如幾年前在高雄市區某國小的教師研習上，帶老師們認識同志議題，過程中我放映葉永鋕的短片，很多老師流淚表示「看到陳君汝女士的悲，誰會願意讓自己的孩子受到霸凌」。但學校老師也疑惑的表示「不知道同志學生在哪裡」，我當時的回應是「如果老師們可以多認識同志一些、更關心性別議題一些，孩子們就會感受到，他們會自己來找你。」

2016 下半年，接到台灣國際影音與教育協會的邀約，參與「愛深耕彩虹生根」的性別電影放映計畫，跟著團隊前往甲仙、六龜、三地門、那瑪夏社區等偏鄉，導讀酷兒影展精選的電影。令我相當感慨的是，一個

年輕的孩子在社區的影展結束之後，流著眼淚告訴團隊他很捨不得我們離開，因為「不知道下一次誰會陪他聊心裡的話」，他是一位男同志，他的出櫃讓家庭關係陷入緊張，但他不清楚街坊鄰居、同儕好友，誰能接納他？誰能陪伴他？

今年3月，我再隨著「愛深耕彩虹生根」開展離島放映計畫。在綠島的映後座談上，與會的民眾問我「老師，妳覺得同志遊行，有很多女生露點、男生露鳥，這種是妨害風俗吧？我只有兩個字：噁心！老師我再請教妳，妳認同這樣的事嗎？妳不用解釋太多，就只要告訴我妳認同或是不認同就好！」¹

以前的我，一旦聽到種種性別歧視的說法，會急於辯駁，甚至想「翻轉」對方的性別意識。可是我越來越理解到，許多人生活的環境，可能使他將「男尊女卑、非男即女」的信仰奉為主臬。所以，與其與對方強辯，不如回到對方的脈絡，用他熟悉的語言、用他經歷過的事物，先讓彼此有更多溝通與理解，再來探討觀念上的落差。

以上這些演講的例子，民眾的每一個提問，都會是重要的反思機會，提醒我要回看現實生活的性別權力如何運作。因為自己所處的人際與社群網絡屬「同溫層」，常以為多元性別是一個再日常不過的事情，相關資源唾手可得，不知不覺就忽略了城鄉與世代間的差距。即使性平教育在這十多年，已有相當大的進展，但無法否認社會上仍有很多無知造成的偏見、或對同志不友善的人事物，甚至是反性平團體的惡意抹黑與阻撓。我能做的，就是持續在教育上貢獻一己之力。

再看性別、族群與階級的交織—NGO 實務工作

由於對實務工作抱持著相當大的好奇，104年我進入了社團法人高雄市原住民婦女成長協會擔任專員。這份工作，我才真正接觸到原住民的文化、都市原住民婦女的生命，也才讓我意識到，自己是一名出生在中產階級家庭的「漢人」，相較於原住民女性，先天即享有許多紅利，例如居住地區、教育資源、使用主流的語言等，但同時我也有相當多的侷限，沒有接觸過土地、有著「失根」的焦慮。

¹後來我回應民眾「我個人支持且認同參與遊行的民有表達身體自主的權益」，補充以下說明：第一，歷年來每一場同志遊行都存有不同訴求，不管是婚姻平權、身體自主權，或者也有針對恐同、恐性文化以及愛滋污名進行對話。同志遊行本來就是一個「多元」的表徵，既然訴求並非一言堂，更不會禁止參與者要如何打扮、如何展現身體。民眾會將「同遊=上空秀=妨礙風俗」，一部分是媒體選擇性報導，一部分也凸顯社會文化對於「身體自主與性自主」的忌諱和恐慌。

第二，我想反問的是，「女性上空」為什麼會帶來這麼大的憤怒？相較於男性可以在公共場合打赤膊，女性穿很少就會引來「性的想像」，袒胸露乳更是妨礙風俗、教壞小孩、甚至是誘發犯罪？就連前些日子有女星在高鐵上哺乳也引起輿論風波。不同性別的身體受到了不同的規範。

第三，當然現場民眾的回應也凸顯的另一個迷思，為什麼當性犯罪發生的時候，社會往往責備女性穿著暴露或行為不檢點，「這個女生在夜店被強暴是活該，誰叫她自己要喝醉」，所以我們不去建構一個更安全的場域，而是責怪受害者？



例如我工作的社區，有許多年屆六、七十歲的排灣族婦女，在她們二十歲前的青春年華，以媒合的方式嫁給了大她們將近二、三輪的外省老兵，搬來市區和先生一起工作、謀生。這些婦女因嫁到市區，部落的原生家庭便斷了連結，漢人父權家庭也否定妻子的原住民身份與認同。在這個具有歷史特殊性下的都市原住民婦女議題，同時出現性別、經濟、族群的多重弱勢。因此協會的工作除詳實紀錄原住民女性的生命故事與移動經驗之外，同時也思考如何培力這群已經脫離部落文化許久的婦女重拾族群意識，但最為重要的，仍是婦女的生計在哪裡這個提問。

而女性要如何能夠經濟自主，是性別平等中的一項重要訴求。後續我改為執行勞動部多元就業方案，我協力部落產業的行銷與經營。部落產業提供就業機會，讓婦女可以待在自己的部落工作，既可維持生計，也能就近照料部落中的長輩及孩子。

這份工作對我而言是嶄新的領域，也是相當大的挑戰。部落工作是相當辛苦的，需要經常性地穿梭在市區與那瑪夏部落，也要承受非營利組織普遍的過勞與低薪困境。不過，對我而言卻是很好的學習機會，部落工作以「人」的互動為本，我正在練習所謂「跨文化的溝通」，要能接上部落的步調與需求，進一步在不同文化與工作習慣中找到平衡。總的來說，NGO 實務工作是一個相當好的磨練，讓自己從書本理論走入現實世界，看到女性的真實生活狀況，才有真正接地的反思與行動。

十年匆匆，從一股腦對性別議題感到好奇的大學生，一直到現在努力讓性別成為一種專業，並透過更多元的方式，瞭解社會中更複雜的性別議題，希望讓更多生命找到出口，包括自己在內。

[【回首頁】](#)

我在國小投身尊重多元性別的教育

作者：吳晉陽

花蓮師院初等教育系 94 級畢業生

現為國小教師

在就讀花師四年的師資培育課程中，讓我印象最深的一門課是性別平權教育，課堂上老師帶給我們不同於既有思維的多元文化觀點，了解什麼是傳統社會所產生的意識形態，這些想法、意念充斥在我們的生活中，因此形成了框架，束縛著我們的思維。對我而言，從小因為情感細膩、愛哭，聲音纖細等等個人特質而被同學嘲笑是「娘娘腔」，因為接觸了這一門課，讓我覺得自己不再是怪胎，才能認知以往的種種不平等的相處模式並不是我個人特質的錯誤，而是這社會應該更加開放，需要尊重多元性別的不同特質。因此，畢業後，在教育現場的我一定會在班上的課程融入多元文化教育，因為我要利用生命中的苦難，來教育更多的人以及拯救更多的人。

積極以尊重多元的精神，經營班級

很多人會有疑惑，該如何將多元文化教育放進課堂內？對我而言，倘若要等到教科書提到多元文化的課文內容出現時，再來教育孩子，這是被動的等待機會，倒不如我主動積極出擊。

在開學的第一天，我就會製造機會上性別平等教育，因此我會送給班上孩子三個期許，分別是「誠實講信」、「盡心盡力」以及「尊重多元」，並且利用開學的這段時間積極的班級經營，並將重點緊扣著「尊重多元」。首先，我會發問：「你覺得什麼是個人的特質？」藉此，讓學生思考並回答，例如：頭髮的顏色、卷度，眼睛的大小，身高的高矮，膚色的深淺等等。我會繼續說：「你會不會因為人的髮色是金色或棕色而嘲笑他呢？(學生往往回應不會)所以，不論人的眼睛大或小、身材高矮胖瘦等等，我們都不應該投以異樣的眼光，這才是真正的尊重。」我會再追問：「人的個性活潑或文靜算不算是個人特質？聲音的聲線高低算不算是個人特質？」(學生往往回應是)此時，我會在黑板上畫兩個圈圈，一個圈圈裡面寫男生，另一個圈圈裡面寫女生，並告訴大家，我們從小接受的想法，是將人的特質劃分開來，如果一個男生他的聲音很厚實，他就能自在的生活在框框裡，而聲音很高亢的男生，他就常常會被推到框框的外面，常被投以異樣的眼光，還會被嘲笑為娘娘腔；同樣的，如果一個女生她的聲音很柔、很細，她同樣能自在的生活在框框裡，而聲音很粗獷的女生，她就會被推到框框的外面，也會被投以異樣的眼光，更被嘲笑為男人婆。

接著，我就會告訴學生，黑板上所畫的圈圈是性別框架，也就是刻板印象，這是你從小到大所接受並覺得理所當然的知識，也讓它成為人與人之間的隔閡，但這並不是互相尊重，如果這世界上人的長相只有單一樣貌，所有想法只有一元思維，我們就不會有多元豐富的生活，因此，老師希望你能夠將心中的那道框架拭去，讓圈圈裡面跟外面的人能夠不受限制、自由自在的相處，如此一來，才是真正的尊重多元。開學的前幾周，我一定會用性別平等的精神，輔助我的班級經營，了解性別框架，並藉此來開啟學生性別之眼。

教導學生了解人的特質之後，接著我會和學生談葉永鋕的故事，先用校園安全的角度來檢視校園各地方的安全性，再將重點拉回到葉永鋕的個人特質，詢問學生：「你覺得葉永鋕過世了，真的只因為學校校園安全的疏失，讓他沒有一個安全的環境如廁嗎？」再問學生：「為什麼葉永鋕對於上廁所這件事情感到害怕？」並再次將焦點放在性別氣質上，幫學生複習性別框架的概念，再請學生思考，如果我們是葉永鋕的同學，如何讓他可以不用對如廁這件事感到不安，我們可以為他做些什麼。最後再請學生寫一封信給葉永鋕，來表達對葉永鋕或這件事的看法。我從一開始教導「人的特質」到「葉永鋕的故事」，目的是讓多元文化的概念在孩子的心中埋下一顆種子，往後只要我談到多元文化的議題，就可以提醒孩子看到框架，再試著破除框架，來達到尊重多元的目的。

教導學生認識髒話的意涵

此外，生活周遭多元文化的素材俯拾即是，只要留意學生的發言，亦或同學之間互動時的用字遣詞，都可以當作我課堂聊性別平權的教材。舉例來說，我們常在無意中聽到學生罵髒話，三字經、五字經都曾經出現在學生口中，對於這樣的言語實在不是勸說就能達到目的，畢竟，家庭及社會教育根深蒂固，難以撼動，所以，我在課堂上會直接詢問學生：是否知道口中說的三字經、五字經究竟是什麼意思呢？(我發現學生通常不了解。)接著，我會用直白、淺顯的話語來解釋給學生聽，如：『趕羚羊』三個字，學生大多知悉『羚羊』是指母親，但我會更清楚的告知是特定指對方的媽媽，對於『趕』這個字，學生總是支吾其詞，我則是清楚明白的告訴大家，這個字是從事性行為的意思，而髒話有罵人的力度，所以意思絕對不會正向，加上被罵的人不是心甘情願被罵的，而是被強迫的，因此『趕羚羊』應該翻譯成強姦妳的媽媽，如果你罵人時選擇使用三字經、五字經，下次可以更直接的用白話文來罵髒話，這樣的話語好聽嗎？

另外，我也再引導學生思考，我們常聽到的髒話通常字眼都是和什麼性別相關呢？為什麼女性本身或女性的性器官是被拿來當作罵人的工具以及負面的詞彙呢？因為我們仍是以父系社會以男性為主流，因此，不

會拿男性以及男性的性器官來咒罵別人，相對的，被推到框框外的女性，在沒有選擇的餘地成為了傷害人的工具，你願意用你的名字當成三字經來傷害別人嗎？所以當你準備脫口而出那些羞辱人的髒話時，請思考罵人的字眼所傷害的是對方的母親或祖母，而別人對你罵的髒話，卻是羞辱你的母親或祖母，你怎麼能夠繼續使用三字經、五字經呢？這一番引導後，往往可以改善學生使用髒話的困境。

除了髒話之外，學生課堂發表或同學間嬉鬧，有時也會用「同性戀」或是「gay」來嘲笑同學，這也是生活中最好的多元文化教材。因為學生的知識來自社會學習，包含從小聽到的繪本故事、所看的電視節目，不外乎是王子與公主、男主角和女主角的互動關係，讓我們總是習慣異性戀文化，再加上新聞媒體播報同性戀的新聞時，幾乎還是呈現濫交、愛滋病、毒品等等訊息，因此，「同性戀」這三個字幾乎等於負面的訊息。所以，我會先問學生：「你覺得什麼是同性戀？」讓他們發表完後，再一點一點慢慢澄清。舉例來說：當學生覺得同性戀都有愛滋病時，我會先教導他們確認愛滋病的傳染途徑是經由血液以及性行為，如果不是只有同性戀才會有性行為，難道異性戀者就不會得到愛滋病嗎？至於血液傳染愛滋病，是因為共用針頭來施打毒品，近年來新聞也常提到毒品 party，不是只有同性戀才會參加這樣的 party 吧！所以，我們又被框框所設限，同性戀者其實和異性戀者並沒有什麼差異，不要因為我們舊有的錯誤想法而將別人妖魔化，同性戀與異性戀唯一的差別是：同性戀者喜歡的是和自己同樣性別的人罷了！

在正式課程中加深加廣性平概念

除了生活周遭的情境可以拿來當作多元文化的教材，其實，正式課程也能夠加入性別平權意識，只是要探出你的觸角，發覺課程中的小概念，將它放大來看，或是將多元文化的概念不著痕跡的融入課程，都可以達到增強對於性別平等的認識。

有些課程裡多元文化的概念顯而易見，社會或綜合課本中就會有一部分多元文化的觀點，像家事分工、性別刻板印象等等，我們可以視情況來將內容加深、加廣。而帶高年級的我，還喜歡利用綜合課跟學生討論未來，像我會花時間和學生討論職業，先詢問他們：對未來有什麼憧憬？想從事什麼樣的職業？先請學生寫下來，並且說明自己大約知道這個行業要做哪些事，最後告訴大家為什麼自己想要做這份工作。接著讓學生上台分享自己的想法，同時我將男生所發表的職業寫在黑板的左邊，女生發表的職業寫在黑板的右邊，當大家發表完後，再歸類看看男生夢想從事的職業有沒有共通特性，女生亦然，再和學生討論職業有無分性別。



我會以黑板上列舉的職業為例，讓學生思考女生挑選的職業中有沒有男生也做過這份工作，以及男生挑選的職業有沒有女生也做過這份工作。最後，再舉幾個容易有存有刻板印象的職業，如：醫生、護士、空服員、機師等等，讓學生有機會看到框架的所在，同樣請學生要將心中的框架擦掉，也期許他們未來能找到自己所愛的工作，而非別人所期待的工作。

有些課程表面上看起來沒有多元差異的現象，就像大家會覺得數學教學怎麼可能和性別平等有關聯，但我們可以創造機會將性平融入課程。首先，數學教學就可以從佈題開始，高年級數學課本常見的有男生出席率、女生出席率等等劃分性別的情境題，當我在黑板上解題時，我會將男生的出席率用紅色的粉筆寫，女生的出席率則用藍色的粉筆寫，試著挑戰顏色與性別的迷思，接著會討論大家以及嬰兒的穿著和性別的關係，甚至舉自己會穿紅色、粉紅色的襯衫為例，再讓孩子破除框架，也告訴大家喜歡不是盲目跟從，挑選衣服、鉛筆盒等用品，不要因為你是女生，只能挑選粉色系的用品，而男生只挑選黑色、藍色系的東西，傾聽自己的聲音，喜歡什麼就買什麼，不要被性別給綁架了！

當我上到百分率時，我也會花時間引導學生觀察一下學校的生態，算一算低、中、高年段男老師以及女老師占的百分比，兼任行政的男、女教師的百分比，再討論：為什麼低年級都是女老師？高年級以及兼任行政職的老師大部分都是男性？有些學生會說因為女老師比較有耐心、比較喜歡照顧小孩，所以適合教低年級；高年級學生比較皮，女老師管教不動，需要男老師來處理。至於兼任行政工作，學生會覺得男人比較需要向上爬升，所以可以當主任、校長，女老師教書就好。這些理由，就成了課堂討論的焦點，討論這份工作需要的能力是什麼，而這樣的能力應該適合每個年段教學，不是又被性別所劃分而受到限制。

此外，學校固定星期三早自習是閱讀的時間，在班上我訂了一份國語日報，每星期我會挑選一篇文章讓孩子寫讀報心得，文章由老師挑選有些優點，除了方便教學，讓寫作能力較弱的孩子也能跟上來。當然，如果報紙上有關於多元文化的文章，我會挑選出來，找時間安排寫讀報心得，例如：我們曾經看過一篇文章——「首選出女議員」，雖然是別的國家的新聞，但也能讓孩子比較和台灣的不同，有些國家只有男性才能參與政權，就像以前女性是無法讀書一樣，現在讀書這件事不分性別，而且是每個人都受到保障的，從政這條路，是不是也應該和受教育這件事一樣呢？再來帶著大家找一找世界上女性從政的例證，以及我國總統蔡英文的例子，讓學生了解應該選擇有能力的人來服務人民，而不是因為特定性別而沒有機會可以投身政治。

帶領學生檢視偶像劇的框架

現在的學生，從小就習慣受到聲光媒體的刺激，低年級的孩子沉迷於卡通，高年級的孩子則崇拜偶像，而我們生活中每天都會接觸的新聞、廣告、連續劇、偶像劇等等，其實，裡面處處充滿男性主義的思維模式，當然也都適合拿來當教材，並和學生一塊兒分析與討論。

高年段的學生喜歡追星，會沉迷偶像劇，我會拿他們喜歡的偶戲劇來討論，先聊聊男主角以及女主角的身分、背景，再問問這齣偶像劇的結局是什麼？這結局是不是如你所期待的發展來演呢？再請其他同學分享不同的偶像劇的內容，看看不同的偶像劇有什麼不同的發展情況。當大家都發表完，我們就會歸納這麼多齣偶像劇的男主角有什麼相同的特色？（學生歸納出男主角長得都很帥、家裡都很有錢等等）另外，女主角有什麼相同的特色呢？（學生歸納出女主角都長得很美麗、通常都出生在貧窮困苦的家庭）結局有什麼樣的共通點？（學生歸納出男、女主角會終成眷屬）除了這些還有哪些雷同的情節呢？（學生歸納出男、女主角身邊都會出現一個男配角或女配角，而且會暗戀男主角或女主角，但最後會退出這個戀愛戰局）

此時，我會帶著大家看到我們找出來的這些特色以及共通點，不就是我們常說的框架嗎？現實社會裡，你就是故事中的男、女主角，但每個故事一定都能有圓滿結局嗎？你選擇戀人的條件一定要像偶像劇中男、女主角的身分背景嗎？你所期待的結局，就是這社會給你的框架，至於這些大同小異的故事內容，還轉換成多少的偶像劇或愛情小說深植你心中，因此要你看到框架，試著擦掉框架，不要讓你的未來生活也一定要落入這樣的迷思當中。

除了討論學生喜歡的偶像劇，或是能引起大家共鳴的廣告之外，晚上在家裡看新聞時，我也會注意有關多元觀點的新聞，並且隔天在班上用三、五分鐘來討論，當作課堂的開場白。舉例來說，新聞談到「性別友善廁所」或「無性別廁所」時，我會問學生：你知道這是什麼嗎？當大家還疑惑著為什麼要有這樣的設施時，我就拿葉永鋕來做連結，要大家思考，倘若當時有性別友善廁所，是不是能保住葉永鋕一命呢？再讓大家想想，你覺得什麼樣的人迫切需要這樣的廁所呢？除了葉永鋕，這社會越來越多人有中性的打扮，當他們進入廁所時，常會被投以異樣的眼光，這樣如廁很不舒服，我們應該創造一個讓每個人都舒適的環境，這樣才是真正的尊重多元個體。

讓「教師」一起多元

大學畢業後，開始教學的工作，我依舊秉持初衷，在班上一定帶入多元文化觀點，看似小小的行動，種下的種子也能夠慢慢的發芽、深入學生的思維，甚至讓學生得到力量。也因為多年來在課室裡，我持續的使用不同的方式、找不同的題材來上多元文化教育，所以，蕭昭君老師曾向我邀稿，要將我所做的課堂教學，撰寫文章並投稿，使我的多元文化觀點以及教學內容能夠刊錄於「性別平等教育季刊」、「我們可以這樣教性別」等等書籍上，甚至因此接到國立教育廣播電台「性別教育 Easy Go」節目的邀約錄製廣播，淺談我如何做性別教育，讓全國的教師能夠經由收聽節目一起學習多元文化。

此外，也因為母校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學姐的推薦，讓我進入宜蘭縣性別平等教育輔導團一起成長，有機會代表宜蘭團參與中央團的討論與成果發表，更讓我獲得了多次在教師研習場合擔任講師的機會，和參與的教師夥伴分享不同的多元文化教育議題以及我的教學案例，藉此打破的刻板印象，讓與會老師的思想更加多元，更能直接藉由嘗試使用我的教學案例，讓更多的學生學習多元文化。這也讓我對於投身多元文化教育的想法更加堅定，畢竟，我個人的一股小力量，卻能夠影響更多的人，讓更多人一起了解多元文化，期許因此能讓這個社會更加友善。

[【回首頁】](#)

消弭歧視最好的方法就是教育——我在國中的實踐故事

作者：林宜潔

花蓮師院初等教育系 96 級畢業生

現為國中教師

2007 年大學畢業後，我在花蓮北濱國小實習。那年的實習生有五位，主任和我們幾位面談之後，便分配了實習的年級，而我大概是因為性別氣質較其他實習生陽剛（即使其中一位是男生），被指派到六年級，開始了半年實習生的體驗與學習。北濱國小是一個「小而美」的學校，從教室向外看便是太平洋。一個年級一班，因此全校師生幾乎都相互認識，實習生之間也常彼此交流班上學生的各種狀況。

我第一次體認到「性別平等教育」的必要，是湊巧聽到某一次家長、老師和實習生之間的談話。附設幼稚園有位小男生，平常喜歡扭腰擺臀，喜歡洋娃娃。那天園長織了很多顏色的圍巾要送給小朋友，而這位小男生選了粉紅色圍巾。媽媽來接他時，發現兒子身上掛著粉紅色圍巾，便和園長聊了起來：「帶他去買玩具都儘量把他帶到機器人區，不然他都跑到洋娃娃那邊。」、「他拖鞋原本要拿粉紅色，我看到就拿藍色給他。」、「他怎麼選粉紅色圍巾？」，園長回答：「因為他要挑的時候就只剩粉紅色和藍色，但藍色被另一個喜歡藍色的女生挑走了，所以他就只能拿粉紅色啦。」我以為話題到此為止，沒想到最後演變成在場的實習生們和家長開始聊起性別和顏色的關連，男生該用冷色系，女生該用暖色系，諸如此類的。而我只能在一旁一語不發，我很詫異，我以為其他系也會選修「性別平等教育」課程，那些在課堂上閱讀的文本和看過的影片，葉永鋕的故事，告訴我們要打破性別二元的框架，不能因性別而限制個人發展，我們期許自己能當一個有多元開放視野的老師，但到教育現場卻發現還是有人在走回頭路。

小學處處可見性別教育的空間

開學二個月左右，班上來了一位轉學生 KK，膚色黝黑、濃眉大眼、短髮俐落、嗓音低沉。導師佳荃老師在 KK 簡單自我介紹後問全班：「你們猜 KK 是男生還是女生？」我當下覺得疑惑，老師怎麼突然問這個問題？不是很明顯是男生嗎？接著佳荃老師又說：「KK 是女生喔！」我才恍然大悟，原來我也被刻板印象所矇蔽了。KK 是個很特別的學生，她和班上的男生們稱兄道弟、熱衷於各種運動、喜歡創作新詩，尤其是情詩，對她來說，櫃子是不存在的，因為沒多久她便公開交了個班上的女朋友，又過一陣子，女朋友換成五年級的學妹。同志對班上學生來說彷彿再自然不過，同學們並沒有因為 KK 的性傾向而疏遠她，每天仍然繼續稱兄道弟、

打鬧遊戲。佳蓉老師是位虔誠的摩門教徒，但她也未曾對這件事表達過任何意見，於是在某次空檔，我終於向佳蓉老師表達我的疑問。「老師您是摩門教徒，摩門教不是反對同性戀嗎？那你怎麼看待 KK 呢？」佳蓉老師回答我：「信仰的規約是用來規範教徒，而不是規範別人，我只能要求自己遵守，不能強迫別人也要遵守。」這句話一直烙印在我心裡，往後每每有宗教人士以教義宣揚反同志理念時，我總會想起佳蓉老師這番話。

實習結束後，我到北部就讀體育相關研究所，也修中等教育學程，碩三時，利用課修完的空檔在鄰近國小兼課，發現一年級的學生會用「娘娘腔」、「gay」當作罵人的詞彙；三年級的學生則是用「同性戀」、「人妖」，來辱罵他人。我問過這些學生知不知道這些詞彙是什麼意思，學生幾乎都不知道，都是聽別人用就跟著用。在五年級的課堂上，我用一節課的時間談「認識同志」，學生都知道同性戀就是男生愛男生、女生愛女生，但是學生普遍對同性戀還是帶有刻板印象，也有學生覺得同性戀是變態、不正常的人。

投入人權社運團體擔任志工

因為研究所離台北很近，我參加了此生首次的同志遊行，也參加了「同志諮詢熱線募款晚會」。那些勇於在同志遊行現身的同志，和熱線長期在同志人權議題上的耕耘，感動了我，讓我也興起想為同志族群做點什麼的念頭，於是某次在 PTT 上看到熱線招募義工的訊息，我便毫不猶豫的報名了。在熱線「教育小組」和「家庭小組」擔任義工約一年多的時間，我才真正對 LGBT 族群（女/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有更深的認識，在聆聽義工們生命故事時，學習同理他人處境，積極聆聽，而不是帶著批判的角度評斷別人的生命。唯有放下成見，才能進入別人的生命故事脈絡，進而做到理解與真正的尊重，而不是口頭說說「我尊重你，但是...」。

2011 年，因為新版性平課綱在國中階段提到「尊重多元性取向」、「瞭解自己的性取向」，而使得某些保守的教會人士大量動員教友反對，並以輔大齊明為首組成「真愛聯盟」，在全國四場公聽會發表傷害同志的諸多歧視言論，我在北區公聽會幸運排到發言名單內，在會中我以當年接觸的國小生的經驗，告訴那些反對的人，如果我們不告訴學生什麼是同志，要如何談尊重？國小五年級學教導同志教育非但不會太早，反而還嫌晚了！

後來，我因為考上南區教甄而離開待了三年的北部，到南部某國中任教體育教師。這間國中讓我印象深



刻的是性別區隔相當徹底，男女學生制服款式、顏色不同還可以理解，但連書包都揹不同的顏色，男生是軍綠色，女生則是暗紅色，我至今仍然無法理解書包必須做出性別區隔的理由。新的學年，我擔任八個九年級、三個七年級的體育老師。因為傳統性別角色期望的關係，男生從小多半被鼓勵要多活動，而女生則被規範要舉止合宜，男女生的運動技能表現除了先天差異之外，在課堂參與度也有相當程度的落差。而各班也有少數運動表現優異的女生，和不擅長運動的男生，因此，如何設計一個讓所有學生都能自在投入其中的活動，便是我在體育課設定的目標。

打破性別限制的體育課

某次體育課輪到我使用操場中央草坪。雖然，器材室也有壘球相關設備，但因為壘球不是學生下課時風行的運動（籃、排球才是），所以通常輪到使用草坪時，體育老師們多讓學生踢足壘球。這次我想讓學生有足壘球以外的體驗，所以用稍大顆、有彈性的兒童玩具球和海棉球棒、網球拍來進行教學。學生看到海棉球棒和網球拍，第一個問題通常都是：「老師，查埔用球棒，查某用網球拍喔？」我說：「不是，是比較會打的用球棒，比較打不到球的用網球拍。」進行比賽的時候，一位男生問我：「老師，如果用球棒打不到球，可不可以換用網球拍？」我：「可以啊。」結果之後好幾個男生也用了同樣的策略，甚至旁邊的同學還會看情形建議他們換用網球拍。大多數的女生都先選擇網球拍，有一個平常很文靜的女生拿起了球棒，旁人問她要不要用球拍，她搖搖頭，並在幾秒鐘後揮出了一個漂亮的安打。

如果一開始我規定男生都用球棒、女生都用網球拍會發生什麼事呢？我想會是這樣的：用球棒打不到球的男生，思量著若拿起網球拍可能會被同學們嘲笑，因而感到焦慮；那位文靜的女生也沒有跌破全班眼鏡的表現機會。對男生技能表現的高度期待，可能會讓表現較不突出的男生產生焦慮；對女生技能設定的低門檻，則讓女生相信自己就是做不到、永遠不會有好表現。但我相信女生不是做不到，而是欠缺鼓勵與表現的機會。我們不應該太強調男女生的差異（先天體能相關的項目除外），關注技能表現不突出而焦慮的男生，鼓勵女生並多給予表現機會，這是現階段我在課堂裡就能做的「性別平等」。

開創空間引導國中生認識性別歧視

在南部待了一年後，我介聘回中部，第一年便接了七年級導師。得知要當導師時，我的心情是充滿期待的，期待自己在性別平等上能帶給學生多一點的反思。所以我訂了「立報」，當時的立報有性別、環境、



教育等專版，我大概二、三週會蒐集剪報，將篇幅適中、內容能讓國中生理解的報導剪下來，貼滿兩面 B4 的版面，再印給學生，並發下一張「讀報心得學習單」，讓學生從十數篇報導中挑選比較能引發他們感觸的來寫心得。同一間辦公室的同事也會跟我索取剪報內容讓學生寫心得，有些導師的做法是讓學生在每篇報導上畫下重點，增進閱讀理解能力。如此進行了一年（因為後來立報改變版面，不再有性別、環境等專版，只留下對學生來說太艱澀難懂的高等教育政策），從學生的學習單中，可以發現這一代的學生對於同志較沒有偏見，學生常寫出：『同性戀也是人啊』、『愛是不分性別的』等話語。

至於體育教學延續著「淡化性別區隔」、「多鼓勵女生和不擅長運動的男生」為主要教學方針。例如投籃測驗，以能力分為 AB 兩組，而不是性別分組，並採用不同計分方式。除此之外，也利用學生的行為或用詞適時機會教育，例如：當學生用「娘娘腔」、「娘炮」來嘲笑同學時，我就講葉永鋕的故事，目的並非指責用這些語言的學生，而是讓學生對性別氣質有多一點的包容與想像，營造一個性別更為友善的班級氣氛；學生用「三字經」來問候別人或別人的媽媽時，我就問他們知不知道這些字詞的意思（學生多半只知道是髒話，但不知道是什麼意思），比起直接禁止學生使用，讓學生了解這些語彙的意思之後，許多學生在了解這些話的意涵之後，就比較不會使用這些詞彙了；學生用「同性戀」來罵人的時候，我就和學生討論用一個「族群」當作是羞辱人的語彙，對該族群本身其實是一種貶低與羞辱（學生也常用智障來罵人，我聽到時也會這麼做），再問學生有沒有認識同志朋友（同一屆會有少數幾個學生直接表明性取向），然後告訴學生同志人口比例為 10%，而身邊願意出櫃的朋友卻少之又少，詢問學生為什麼同志不敢出櫃，引導學生思考環境的不友善讓很多同志都不敢輕易現身。

肯定性別光譜就是生命的常態

前陣子，台中 XX 國中聚集了自稱家長的保守宗教團體，偕同市議員抗議康軒版八年級綜合課本出現「性別光譜」，要求學校不得教導相關內容，因為會混淆學生的性別認同，並將學生教導成同性戀。XX 國中校長竟也「從善如流」，承諾學校會自編教材跳過性別光譜，而康軒出版社亦主動表示再版的課本會將該內容刪除。

我利用十分鐘左右的時間，簡單向學生說明光明國中因為課本出現性別光譜而被一群家長和議員抗議，並在黑板上畫下：生理性別、性別認同，以及性別氣質等三道光譜。我問學生：「有沒有可能生理性別不是



男生，也不是女生？」學生：『有啊，雙性人！』我：「對喔，像你們生物學到染色體，男生是 XY，女生是 XX，可是有些人是 XXY，或是 XXXY，甚至其他組合，他就不在這光譜的兩端，而在處在中間某個位置。像是有個節目主持人利薈，她說她生下來是雙性人，是後來才把雄性的部分拿掉，保留雌性的部份，選擇當女生。」我：「那有沒有可能有人生下來是男生，但覺得自己是女生？或是倒過來的？」學生：『有啊，人妖！』我：「呃，我們比較不會用人妖這樣的詞來形容變性人，因為明明是人，怎麼會用妖來形容呢？」學生：『那要叫什麼？』我：「我們會用跨性別來稱呼比較好。像是台中一中有個生物老師，他原本是男生，後來變性成女生的新聞有看過嗎？」學生：『有！』我：「甚至有些人不管他原本生下來的性別是什麼，他覺得自己不是男生，也不是女生，是位在中間的狀態，我有個朋友生下來是男生，但是他覺得自己是中性的，這樣的狀態他覺得比較自在。」我：「至於性別氣質，這個你們國小或公民課應該都有提到吧？男生可以陰柔，女生也可以陽剛，如果從陰柔到陽剛是 1 到 10 分，你們覺得我是幾分呢？」學生可能沒想到會有評論老師的機會，都笑著表達自己的意見，有人覺得我是 9 分，也有人覺得我是 6-7 分。我：「你們看，這種感覺是很主觀的，每個人的感受都不一樣，這沒有對錯。我自己是覺得平常應該是 6-7 分左右，但是心情好的時候也許是 5-6 分，生氣罵人的時候可以到 8-9 分。所以性別氣質也不一定是固定的，有可能隨著環境而流動。」。

講解完之後，發現學生對於性別光譜具有一定的概念。接著我問他們：「好，你們聽完我講的內容，覺得自己性別被混淆，或是變成同性戀的舉手？」學生都笑了。一個學生舉手，問：『那如果原本就是同性戀的呢？』我沒想到學生有意識到我的問句預設學生都是異性戀，便回答：「如果原本是同性戀，覺得自己被改變成異性戀的也可以舉手。」同一位學生又問：『那雙性戀呢？』到這邊我才感到學生對於多元性別的概念一屆比一屆清楚，我只好再補充：「不管你原本的性傾向是什麼，聽完覺得自己的性傾向被改變的有嗎？」沒有人舉手。我說：「這群家長去抗議的原因就是覺得學生聽完會變成同性戀，然後呢，校長就決定課本這頁不教，出版社也決定之後要把這一頁的內容刪掉了。」學生 A：『什麼？就因為這樣？』。學生 B：『這些家長的思想才有問題吧！』。學生 C：『為什麼要拿掉，我想要上這個耶！』

教學至今第五年，發現學生對於多元性別的包容力是一屆比一屆進步，但是保守宗教團體仍在原地踏步，並試圖影響學校教育。寫在康軒決議將性別光譜移除、翰林正研議要將葉永鋕之外性平教育內容全數刪除的此時，格外感慨。雖然各種荒腔走版、大開性平教育倒車的事件令人氣憤，但不能氣餒，我會在教育第一線繼續用力教、大力推性平，因為消弭歧視最好的方法就是教育。

談研究生的求學態度與學術訓練—劉明洲教授（2017/03/04）

主講：劉明洲教授（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教授兼主任）

講題：談研究生的求學態度與學術訓練



[【回首頁】](#)

科學傳播與科學學習系列演講—黃俊儒教授（2017/03/16）

主講：黃俊儒教授（國立中正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講題：科學傳播與流行文化



數位學習和新時代程式教育—溫嘉榮教授（2017/03/18）

主講：溫嘉榮教授（樹德科技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特聘教授）

講題：數位學習和新時代程式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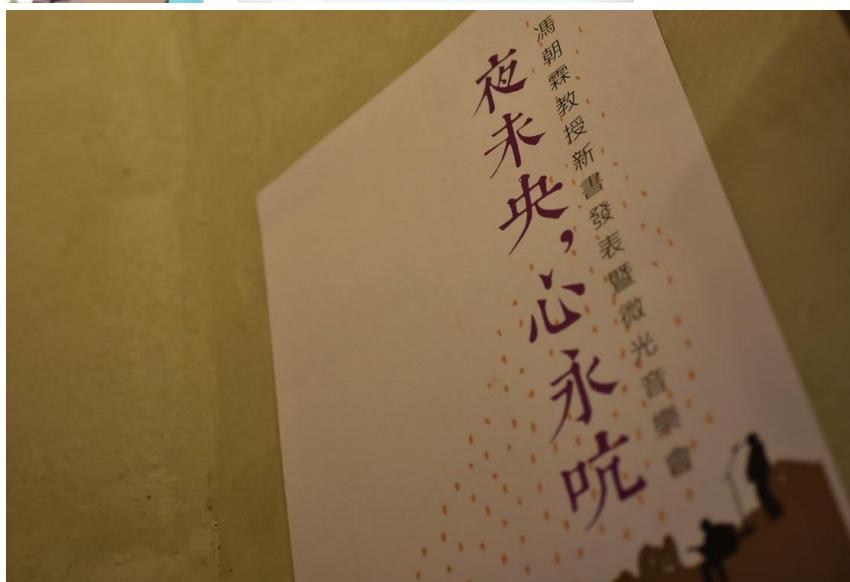
[【回首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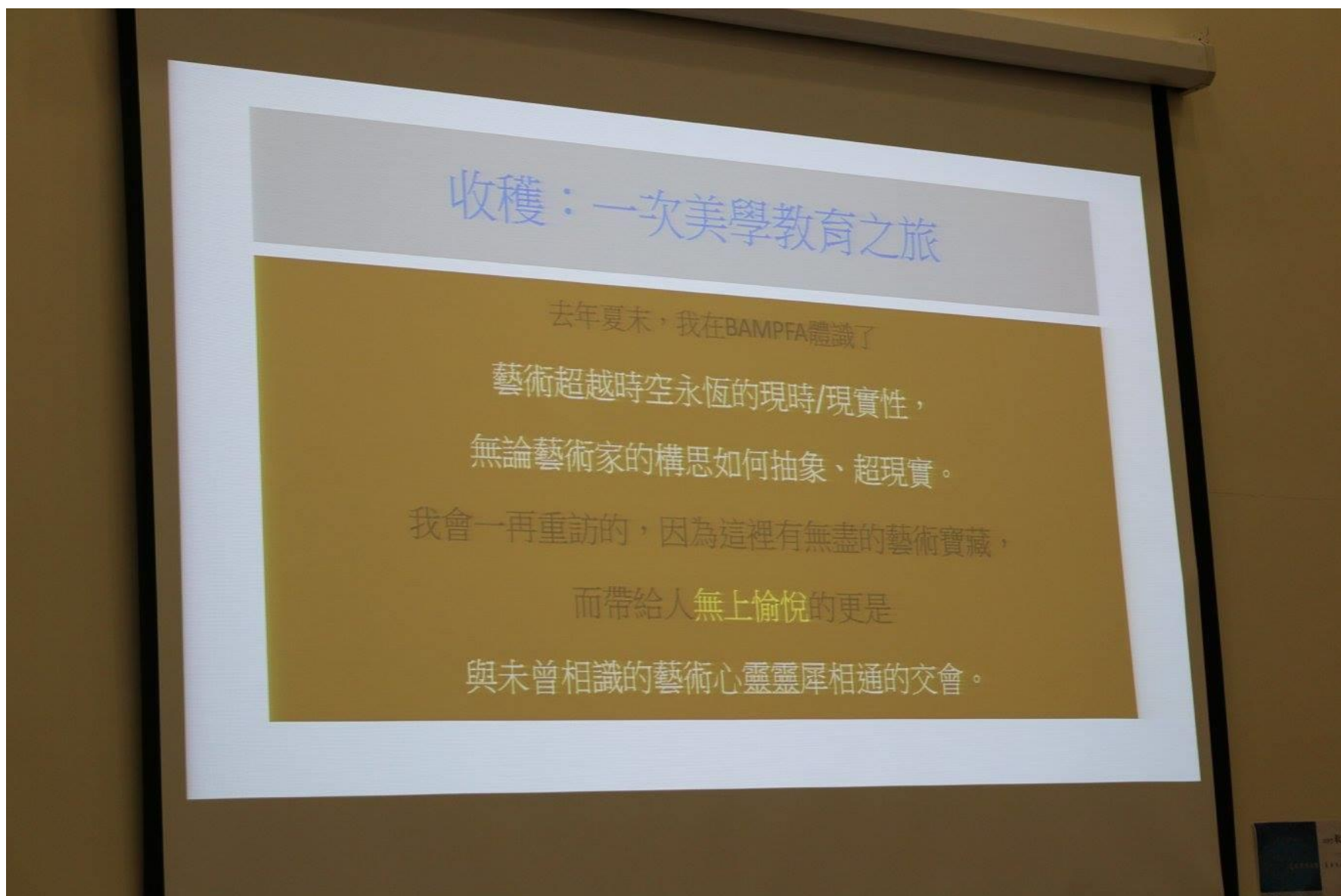
2017 第四屆「教育美學」學術研討會 (2017/03/24-25)



2017 教育美學 學術研討會			
第四屆			
第一天 3/24(五) 地點：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A308會議室			
時 間	議 程	發 表 人	與 談 人 主 持 人
08:30	報 到		
09:10	開 幕 式		
09:30	講 題：拆·文·解·字：後書寫主義的藝術解構	洪如王	洪如王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12:30	午 餐		
13:30	學術論文	德國兒童繪畫家 Rotraut Susanne Berner 繪本作品的故事即興性—全圖無字繪本 (Wimmelbuch 四季系列)	林吟霞 (臺北市大)
14:30	教材美學	Sisu 精神：芬蘭小學數學教科書跨域之美學探討	劉蔚之 (臺南師大)
15:30	實務論壇	美術教育影響力評估之研究—以亞太地區美感教育研究「生活與環境」及「身體與聲音」課程實驗方案為例	陳吉春 (臺南師大)
16:00	課程設計	關懷倫理學理念融入國小情境表達教學之行動研究	洪如王 (臺南師大)
17:00	壁報論文發表/茶敘	一個「幻想化的死亡」：日本漫畫中的暴力美學及其教育意義	文筱琳、方志華 (臺南市)
18:00	綜合座談	電影作為一種素養：在中小學實施之理論對話	郭麗芳 (臺南師大)
18:30	學術論文	政治、道德與藝術的糾結—柏拉圖《理想國》中的文化、藝術與詩歌	郭麗芳 (臺南師大)
19:00	政治美學	論洪如王的美學政治及其在師生關係上的意義	郭麗芳 (臺南師大)
19:30	綜合座談	電影作為一種素養：在中小學實施之理論對話	郭麗芳 (臺南師大)

學術活動





作者：斯偉義
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教育博士
現為教育系兼任教師暨系友會總幹事

發現—品德無價，熱情可貴

在上課中，發下批改過的隨堂考卷，順便問了一句：「有改錯的，請到前面找我一下」，一位同學來找我，以為是改錯要加分，結果竟然是扣分？心中不僅疑惑，這位同學這麼有品！不一會兒，又一位同學來找我，也是扣分。心想，真的還是假的？如果大家都這樣，那學弟妹們真的具備了老師的誠實的品格！

那就再來試試吧！下個班同樣的發下考卷，結果改錯的同學，一樣來找我扣分！這時我肯定，學弟妹們真的具備了當老師的好品格！讚！有教師品格的小學老師，家長一定尊敬你。最近參加一所學校的校慶，這個學校的家長會長，用「有教養」三個字來形容學弟們，稱讚大家到學校試教和服務時，很有禮貌，把機車停放很規矩整齊，對學生有愛心，還自掏腰包給表現好的學生獎品和禮物.....，大家相當受到企業主的肯定。

在和同學們的互動中同時發現，不少同學不但喜歡花蓮的好山好水，同時也願意留在花蓮，甚至非常願意服務偏鄉的孩子。這份熱情和教育愛，都超乎了都市中的學生！在過去教育現場的體悟告訴我，教學經驗是可以透過時間去累積的，但是，熱情較無法從經驗中去累積！這是一種價值觀，擁有這份熱情，才能樂在教學，為教育（或志業）堅持到底，走更長更遠的路！

共勉—好礦石經琢磨後成玉

學弟妹們在教育系師長的教導和栽培下，擁有兩項極優秀的教師特質－「教師品格」和「教育熱情」，這兩項特質是系裡很好的課程規劃和師長用心的教導，所孕育出來的品格價值和教育人的內涵，超乎其他學校的學生很多很多，這會成為教育現場（或社會）任何單位喜歡的人才，我們要有自信的用「洪荒之力」，奔向自己設定的目標！

為何我要用「洪荒之力」這幾個字呢？當今社會，無論是教職、公職，乃至私人創業或是要進入私人公司上班，都有其「門檻」，這個「門檻」會評定我們是否有資格擔任這個職務。要越過這個「門檻」，就如同鯢魚奮力的逆流而上，一定是很辛苦的！所以，不只努力，更要盡「洪荒之力」才能「游」到目標，有道是「不經一翻寒澈骨，那來梅花撲鼻香？」，就如同一塊好的礦石，仍要經過雕刻琢磨後，終能成玉！

各位學弟妹好夥伴們！砥礪自己，我們就用「洪荒之力」，奮力奔向自己的理想和目標吧！上天會把機會給準備好的人！

逃避雖可恥卻有用，但在那之後呢？

作者：王瑞宏

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碩士

「花教大畢業，所以你是老師嗎？」

在求職面試時，相信師院生很常被這樣提問。我曾經很想當老師，傳道、授業、解惑。但就在大學的四年裡，這想法也就這樣消失了。因為事實上，除了你自己，鮮少有人會想知道。面試人相對在意的是你過往在教室高高在上，現在能不能適應職場。

這，就是現實。

對於大學生活，我很盡力；學業、社團、打工、戀愛；於是充滿回憶。然而離開校園，那段努力，尤其是學業，基於沒有進入杏壇，對我目前的生活，並沒有顯著的加分。殘酷地說，如果你是遵循台灣考試遊戲，基於各種原因就讀，但最後卻不打算成為人師，該怎麼辦好？從結論來說，我建議「肯定自己」與「持之以恆」。

關於肯定自己

近來在網路上有段影片，述說著一位新加坡校長在考試前夕給家長的一封信。旨在說，學生中，有人可能是未來的企業家，但他不懂歷史；有人是體育健將，但對物理不擅長，考試，請將之視為一種過程……。

這些話，知易行難。尤其在學院中，不要怨懟未能給你肯定的師長，他們的工作就是養成儲備教師，如果你放棄成為教師，某個程度是觸碰他們的逆鱗，自然不會受到肯定。另一方面是，你能否成為老師，於他們，沒有實際關係。

在五月天的《有些事現在不做 一輩子都不會做了》歌詞提到，

跌倒以後有痛 後悔以後有痛

問你最痛會是哪一種 答案說明所有

……

每個渺小的理由 都困住自由

有些事情還不做 你的理由 會是什麼



處在此刻，卻又放棄此刻的進程，你是否知道自己要甚麼呢？因此，外在環境如何影響你，你得學習安住自己的心，知道自己的長短。找到適合自己的養分。

關於持之以恆

肯定自己之後，你有毅力只完成這件事嗎？你可以很實際的考量台灣的文化，透過進修，學習對於就業容易的外語。或是在課餘就培養未來的就業基礎，例如餐飲。如果你心有餘力經濟也許可，嘗試雙主修吧！

然而沙特的「他者即地獄」(L'enfer, c'est les autre) 這段話透露出，世人皆有選擇，選擇後就必須負上完全責任。他人會影響你的選擇，使得你在他們的影響下感到痛苦。

話題到此告一段落，請允許我介紹一下自己。

「你好，我是王瑞宏，興趣是哲學，這輩子都會在哲學中努力，你呢？」

[【回首頁】](#)

作者：黃健原（筆名森上源）

花蓮師院初等教育系畢業生

現從事專案開發與執行

緣起

一封蕭昭君老師寄來的信，讓我又驚又喜，這使我又回想青春年華的「花師」歲月，那些美好記憶依然歷歷鮮明，轉眼，二十餘載了，卻猶如昨日夢境，亦如剎那的一聲雷電……

人生的選擇與詮釋

人生像是一條充滿選擇與挑戰的山路，而任何選擇都是一種當下價值判斷或內在欲求所驅使著。我們很難說哪一種選擇是對是錯，它們並非是非題，如同多樣選擇權也遍滿生活之中，就如同今天該決定喝咖啡或奶茶、該穿哪一件衣服，該選擇去什麼地方和什麼人相遇。

在燈火闌珊處，驀然回首，終究，人生成了一題申論題，就像撰寫這一篇稿的心情。對那些曾經，那些過程的種種選擇，如選了什麼科系就讀、選擇了什麼事業工作、選擇了誰為另一半等等，像是同排列組合與機率，一半掌握在自己手上，一半則任由隨機對撞所產生意外的火花。

如果我們認為過去那一切是值得的，那麼你可以找許多理由來論述，反之亦然。至少我們還留有屬於自己的詮釋，不是嗎？總之，所有人生的經歷，只要我們認定了它的價值，那麼它就會是有意義的人生歷程。

沉澱與蛻轉

離開教職有一段時光了，若不是老師的邀稿，我甚至忘了那一段曾經為人師表的經歷。我並非只是更換職場跑道，而是更換了人生的軌道。每次再填履歷表時，一寫完教職工作之後，總得回想離開教職之後的那一段空白時光。

很多人以為我無緣故放棄鐵飯碗，而感到惋惜，然而就像貴為一國之尊的悉達多太子，祂所擁有的一切會少於我們嗎？但祂削去頭髮，只披上一件簡單的衣服，一個乞食的鉢，就這樣開始了他一生的「流浪者之歌」。每一個人總是有他追尋生命終極價值與對人生目標的選擇。

世俗人以為走上這條路，必然受了什麼人生重大刺激，其實正好相反，這個想法的種子在心底深藏已久，當時，在那山林道場的日子，雖然只有短短兩年難得的好時光，卻一直是我想嘗試的另一種新領域與生活模式的挑戰。

之後，我選擇到佛學院就讀，接觸到來自不同國家區域的語言與禪修模式，像是南傳巴利語系的原始禪觀、藏傳體系各種教派以本土漢傳的禪宗思想，這讓我有很寬廣的探索與學習空間，學習過程中也發表過一些專文，如〈生活化的動態禪修之研究與應用〉、〈南傳佛教之「四念處、內觀和動中禪」初探〉、〈以天臺禪觀的理論為基礎探討校園禪修課程的開展〉等。

當時我和教授提了《校園禪修之研究》專案經過國科會通過，於是我深入校園，開始研究專案的工作，為期兩三年的研究工作，把之前所學的教育理論與禪修系統結合。這已經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最近我才把這研究案撰寫成書，也即將出版，書名暫定為「親愛的，寧靜下來了」。

為什麼我會想做這些研究與寫書呢？因為我一直想尋找更完整的人類身心靈教育系統，而這個開發教育案也正是一條可以讓人深入生命核心的途徑之一，就這樣醞釀了這本書的誕生。

多樣百態的職場生涯

之後，重新面對社會與經濟上的生存壓力，我在職場上嘗試了不少類型工作，如金融業務、餐廳、宗教祭司員、動畫編劇、企劃撰寫、專案執行、出版業等等，各式各樣的職場生涯，也增添了豐富的人生體驗。

像是宗教祭司員得要天天穿著古裝，記得人生第一次穿古服的感覺就像是拍片一般，祭司員常以一副道貌岸然之姿模樣，煞有其事地代天宣化。當時還做過解籤詩，常遇到相同的人來問籤，人們在面臨人生抉擇的時候，總是希望神明能給一個明確的答案，但我根本不是神明，又如何給人正確指點？更何況人生的選擇本來就沒有對錯，我們都該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於是我常常就是靜靜地傾聽他們說話，因為有時，人們在最困頓的時候，需要的是陪伴和鼓勵，不如讓他們能得到片刻的希望與寧靜，也讓情緒有一個出口，這就像一位心理諮商師一樣，現在想起這經歷還挺有趣的。

至於另一個餐務人員則是因朋友在天母開了一家餐廳，因為人手不足，我還跟著學做簡單的西餐，因為喜歡天然蔬果食物的創作，還一度想去學當拜師學藝。此外，也因為姨丈在市場經營菜商，我也在市場體驗

了一段批發和送貨的日子，從天未亮的三四點清晨就開始一天的勞動，雖然時間很短，但市場的生活卻是另一番難得的體驗。

回首那過程，我才深深地發現自己的個性並不適合於僵固在某一種定型狀態，而是不斷嘗試新挑戰、新形態、新事物的歷程，而每個歷程總會帶來一些思維的新轉變。

這過程也完全打破了別人對我的印象，以及過去我對自己的認知，進入花師時，我一直以為自己會當一輩子的教職員而後請領退休俸，以為自己是安分穩定的公務員，然而，內在的自我卻藏著另一個大膽而渴求創新改變的性格，充滿著求新求變的思維推動著這多變的命運發展。

個人行動辦公室

上天似乎都會給每一個人特殊的天賦，雖然經歷很多工作，最後讓我餬口維生的竟然只是「一支筆」，那一支筆就藏在我的腦袋裡。在大學時代我只當寫作只是一種興趣，雖得過小小文學獎（如花師文學獎等），但萬萬沒想到撰寫工作也可以成為職涯工具。

我的行動辦公室就是一台電腦和無線網路，每天晨跑之後，在雅致的小店裡點一杯咖啡，開始我一天的自主性工作，我都寫些什麼呢？從最早期卡通動畫編劇開始，就一直夢想成為專業動畫編劇，還曾經寫了一本兒少小說《山妖怪與綠精靈》。不過因為經濟上的需求，轉向了承接大型研究專案計畫，以及公司企劃案與專案執行，最近主要的專案是推動宗教禪修教育課程發展的規劃、教材撰寫與製作、期刊專文等等。閒暇之餘，我還是會寫些書，這樣的工作形態要能耐得住長時間的孤獨與寧靜，這也是寫作者與專案研究所需要具備的特質。

這樣的發展完全不在我的預期之內，當初只是兼職與興趣，無心插柳柳成蔭，竟一發不可收拾，也因為工作型態自由，這樣 soho 族的工作一做就十多年了，還一度想成立文案工作室，不過因為母親癌症，便打消了這念頭。

將生命歷程撰寫成書：戰勝了癌症

因為熱衷於心理學與潛意識之探究，宗教研究所畢業後，母親正好罹患了癌症，在母親治療過程中，讓我把過去所學重新思索，運用於生活之中，成為徹底改變母親命運的實踐者。

陪伴母親經歷那一段化療的過程，就像是走過一條漫長的漆黑隧道，看不到前方出口的一絲光明，只能摸著黑壓壓一片，茫茫然的前進。看著母親日益消瘦又憔悴的面容，也漸漸失去了她昔日的自信與活力，而我只能多抽點時間陪伴著母親到戶外多走走，這場病，反而讓人「偷得浮生半日閒」，也許我們平時都過於忙碌，所以都忘了讓自己好好放鬆一下。

然而陪伴歷程，才真實地體驗了人生的生死只在一瞬間，我找到了一個「心」的源頭，關於如何「療心」是我所關注。我們總是想著拼命往前衝，但何處是一個終點？忙！是一個藉口，是一個使自己停不下腳步的「盲點」，難道得等著進棺材的最後一口氣，我們才肯放過自己的「盲」。

面對人生起伏的波浪，我們都渺小像一顆水滴，經歷這樣一個面對死亡與重生的過程，猶如暴風雨後的平靜，人總是在經驗過劇烈病苦之後，更能感受到生命無常的現象，總得經驗一番寒徹骨，才能有另一層次的心境體悟。

因此在我為母親所進行的整個療癒歷程中，所做的不是直接治療身體，透過心靈療癒與潛能開發，來引導母親整體身心復健的健全發展。在鏗而不捨的努力下，母親從奄奄一息到充滿元氣與活力，一直到醫院診斷她的癌指數完全恢復正常，才漂亮了打了一場生命的聖戰。

這經歷的點滴在心頭，亦非一言一語所能道盡，關於母親從癌末三期後的生命抗戰，一直到她成功地成為一個完全可以不再使用任何藥物的健康正常人，這一切看似平凡，卻也有對生命非凡的努力與奮鬥，太多人問過我，母親是如何渡過這樣的心路歷程，這成就了我寫書的緣起。

當初向母親提起寫書一事，母親絲毫不猶豫的就答應了，後來母親拿給我，她一本又一本的抗癌手記，她說：「兒子，媽媽沒有很多財寶可以留給你，但這一筆一字都是生命的搏鬥換來的，希望這一股精神力量留給你，永遠的流傳下去。」我在看完母親手記的一本又一本抗癌生命記錄，諸多感觸，決定要好好整理這一段我和母親共同走過的生命軌道。而這一本《我們戰勝了癌症》（再版書名為《戰勝乳癌》）記錄了我如何協助母親心靈療癒的歷程，很多內容是我陪伴母親旅遊時所寫的，記錄了母親和我之間心靈的互動與對話。

新書的出版—「親愛的，寧靜下來了」

在母親癌症療癒經驗中，我嘗試運用一些身心靈療癒方法，例如體驗大自然呼吸、恢復健康的信心暗示、學習感恩大自然、祝福之心的練習、吸收大自然能量等等。在陪伴母親走過癌症治療的期間，我更重視身心

靈的平衡，於是慢慢地找出現代人身心平衡的策略：規律性運動再配合短時間的禪修靜心（固定規律地運動，再配合十分鐘靜心，這樣效果會更好）。事實上，運動也是調節身心的方法，如慢跑與快走的調整呼吸、覺察身體變化。

事實上在法鼓山佛學院研修時，便跟著一群熱心的禪修教師以及僧伽大學的法師們走進校園，展開校園禪修實驗課程，就這樣開始了兩年的田野調查研究生涯，我紀錄了他們上課過程，也參與教學後的檢討，訪談學校老師和學生的反應，累積了不少相關資料。

後來我進入了佛教基金會擔任研究專員，嘗試開發課程系統。因為這機緣，也學習到了極短時間的靜心練習方法，例如每天早晚練習十分鐘的時間，將近一年半後，身心有了自然安定的變化，包括思慮清晰、精神充沛、睡眠時間減少、睡眠品質變好很多。我發現到：「原來練習禪修不一定要用很長的時間，而是需要頻繁有耐心的長期練習。」在校園裡，教師們每次讓學生練習時間只有課前「一分鐘」。也許你會問：「一分鐘能幹嘛呢？」但他們真的只用「一分鐘」就讓學生的心都靜下來了。

我把這些經驗撰寫成新書，出版社也很支持這本書的理念，書名暫時定名：「親愛的，寧靜下來了」，預計今年出版。而至今，我仍然不斷嘗試與書寫更適合現代人寧靜內心的方式。

靜心、書寫、工作，像一位來回於世間與出世間的旅客，雖在煩擾的紅塵中，卻仍擁有自己一片獨立而寧靜的世界。很是嚮往陶淵明的生活與作品：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下一步？

回首荳蔻年華的「花師」歲月，偶爾還在夢中浮現師院時期的種種影像。

因為這樣的機緣，我也藉此回憶了二十年來曾走過的人生路。

如果沒離開教職，此刻的我會是怎樣？如果當時……，此刻的我又會是怎樣？

種種抉擇，很難說哪一種選擇是對？或是錯？人生走到了最後都成了自己的詮釋。

而故事尚未結束，下一步呢？該左轉？該右轉？

編按：本文作者已出版兒童文學創作—《山妖怪與綠精靈》、心靈叢書—《我們戰勝了癌症》（再版書名為《戰勝乳癌》）

即將出版新書暫定名稱《親愛的，寧靜下來了》

[【回首頁】](#)

賀

本系教育博士班**潘扶德**博士

榮獲

中華民國學校行政研究學會
第八屆優秀博士論文

指導教授：劉興漢博士

論文題目：臺灣解嚴後毛高文博士對高等教育
政策轉型之研究

[【回首頁】](#)